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三

秀水寶文照子明彙編

同邑姚弘謨繼文參校

友人馮夢禎開之同閱

儉約類

德從儉來

司馬溫公訓儉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為恥病異哉
昔張文節知白為相日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
親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如此雖自信清約
外人頗有布被之譏公宜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
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
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朝廷厚俸豈能常有吾身豈
能常存一旦易于今日家人習奢以久不能頓儉
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
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言有德者皆

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
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遠害以致豐家
故曰儉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
貴枉道求福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故
曰侈惡之大也

勤儉受益

玉露曰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
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

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顏范貧樂

圉余錄曰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盖無幾堆盤累楪深杯大瓢秪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方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忍助

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栗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文潞公有詩云毀蔬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盡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徹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儉之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享用不細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儉食五椀

世說新話曰殷仲堪既為荆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食之雖欲率物亦緣素性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遂爾豁平昔時意令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捐其本耶

衣示惜福

宋史曰高祖徽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襆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魯穊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又永寧公主汴宋太祖匡胤女也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

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餙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所值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訪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公主慚謝

儉說

季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又朱晦翁警

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耳視目食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以為盤案之飾豈非以目

食者乎

廉奢壽數

龍舒子曰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則愈長矣

食衆戴冕

譚子曰觀食衆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廉奢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

有節常足

大學衍義補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故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用之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節則雖虛必盈

朱門空宅

南溪詩話曰富貴于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姬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凄然誠不足為此也

借書沽酒

自警編曰榮陽呂公希哲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衣食不給有至絶粮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其清

冷終如此

事物各有蠹

桓文襄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絲帛之蠹也犬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欲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

詩書勤儉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

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也可不戒之

謙虛免害

姚靜候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上天地鬼神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覆寒露食取塞饑乏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此身之外烏可窮奢極欲耶

六悔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惟儉助廉

范忠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夫儉美德也古先聖哲如堯之茅茨土階舜之投珠抵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顏之疏食飲水簞瓢陋巷皆所以垂世範而立人極也教家者莫先於此

澹泊三養

仇泰然曰人之受用自有分量省嗇澹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志意若蔬食菜羹則脾胃空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多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清德

捫虱新語曰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乃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餙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何必勞心

李東谷曰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以知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固不可儲蓄以為憑籍之計又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人之知子不肖猶挾兎狡以規利逞鼠技以貽

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父之瞑目而家業散為之他矣吁可鑒哉

貴驕富奢者

草木子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惑起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靳必大費過悋必多亡皆失中道故也

耕織

曾子固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繢綦組害於女紅農事傷則饑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弗礫悉化為和璞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窮粒之年則饘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門無賀客

筆談曰向敏中除右僕射命下日真宗謂翰林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視之明日對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賀公有憂色武問之荅曰某非勲非舊責重位高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上嘆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由是益重之

養情縱情

王龍舒勸誡曰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能忍過事堪喜

四休安樂法

醒夢餘談曰太醫孫昉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

說四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煑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詩云太醫診浔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吁充是心也與物無競其四海同春之氣象乎惜乎世人之弗識而多勞累以自敝耳

食有制度

呂東萊曰古人自奉簡約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浔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馬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浔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創業守成

元史曰英宗常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繒素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念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乎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汝祖拜住頓首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膺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還朴會約

林退齋會約曰凡相見之禮止於再拜後世以親師尊長加至四拜前輩襲以為常近者漫無隆殺增益日多恭而無禮則勞何為者哉衆議此後凡初見拜賀送別之類止再拜亦不得過禮叩頭轉換作揖凡賓主相接揖讓有廢尊揖卑者拱手卑揖尊長磬折稍有差等恭敬自存如折腰掃地卑伏失容非禮也衆議此後同輩止平立拱手屬官及後進相見稍俯拱手不下膝其送客入門但傴立揖遜亦不得背客向內打躬凡稱謂宜稱情如屬官稱堂上後進見前輩從来止曰老先生近乃

有稱老翁者殊不典其混稱老先生者亦無謂衆議不必遠慕返古即查復三十年前舊規斯可矣如長官兄長之類凡燕會席面及多品侈靡之習已經革去尚有異同未定者衆議此後如有會集務從簡約除菜果外有餘殽蔬不許過十品賓主相對稍益以湯飯足矣其賞輿皂及官吏等飯米菜錢頗簡便可行盡革去攢盤酒肉之費既公會外亦不得復舉私請凡投刺衆議同輩止单帖如有一時應用雙帖者非喜慶事不須加帖紅僉右會議數條自交接禮文以至於尊俎燕好皆緣人情而裁抑其太過所以勵頹俗挽敝風意在革薄從厚去奢崇儉耳不有躬行君子其人誰知所嚮諸大夫謀既僉同罔不欲以身先物茲刊布傳示庶幾有厭苦繁難樂從省便者寢寢乎黜浮華返淳樸矣王道易易豈不可徵哉

驕侈取敗

五倫書曰國初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

一狀而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也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以壓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處家有本

漢書曰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讀書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勢交者近勢盡而亡財交者密財盡而疎色交者親色衰義絕

服食須思

桓範曰服一縷當憶織女之勞食一粒須念農夫之苦嘗作詩以示子孫曰家和貧也好不義富如何但生一子好不用子孫多

學先治生

五宮姚儒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盖樊遲偕諸賢遊聖人之門日所講論者仁義禮樂道

德性命之事而乃游心於稼穡則誠陋矣若夫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為學以治生為先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為則舍農更無資身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為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預講於平時可也凡增拓產業當思子孫悠久之計其果直幾緡盡數還足不可與駔儈交謀潛萌侵人利已之心吾則天道好還久必失之交券極務分明不可以物價相準或有欠者後當索價又不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代輸官府積禍非輕

命書史冊

唐郭湜曰高力士於太祖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

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辟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

公主儉素教家要畧曰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主卑委怡順奉上接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慶嘗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寐然不聞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間稱悰為賢臣主為賢婦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為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闇茸約束至不得食肉驛吏羿飲食候門外悉載以返京師講說以為美事悰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閒不識刺史廳屏姑涼國夫人寢疾主奉養蚤夜不解帶湯藥必親嘗

既卒哀慟感動外人悰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恬然安之凡六年許人桀驁無狀悰治外主治內帖帖以寧當貞元時政務姑息國壻皆豪橫不法官不敢問自主降於杜氏令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諸貴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云

誓儉草

談藪曰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以示子孫盖欲使後人知所勤儉也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作宮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卻置欄杆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自樂忘寒

聚善錄曰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東山曰吾母高年而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吾

自樂如此不知寒且勞也後東山守吳公俸奉母
夫人忽感疾乃出所積曰此長物也積此故心不
樂遂致疾作今以謝醫則無事矣疾遂愈

容忍類

氣平理明

筆疇曰書云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
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咈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
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功也是故大丈夫當容
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婁師
德丙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涵養器局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以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若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必其胷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者能之不然此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所以貴涵養器局

寬恕

塞如錄曰大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奸雄之所以逭誅也陳述古有常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認履與履

東坡曰梁吏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其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舉以還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辱事難忍

松雲筆記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来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来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君子懲其忿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鬬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懲其忿也

對奕饒一着

綠雪亭雜言曰同年楊宗喬尹新卿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悪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之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辟如對奕且饒一着辟如爭路直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外職

剥啄行

則陽錄曰韓退之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門我

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何為然我不獻客
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
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
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来不有年又荅馮宿書
云足下見僕有不善乎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
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趍僕之所避
與已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
坐與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
為寒心故至與以来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
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

座右銘

趙清獻公座右銘曰待則甚一任他怎奈何休理
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
中勿荅人柬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能忍免禍

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
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
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

家有炎凉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反已是非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也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之是非若是在我而非在彼自有公論亦不足計也

利害賢愚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積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自忍者必敗此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禍消冤盡

陸放翁曰饒饒萬禍千災一旦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盡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袖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

毀譽動情

顧希武曰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惟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不知我而譽不知我而毀於我何有焉

短袍得詩

本事詩曰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経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隠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為感嘆

異鮀相向

自警編曰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鮀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鮀吾山之神見官来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

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
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感言全交

厲鶚錄曰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盾
盾辭以疾遼出遇盾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猜如
此盾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
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致嫌隙如盾才薄豈能
終好故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武交嗟夫若胡盾
者所全多矣

贈行十事

李彌遜贈胡忠簡之貶所十事一曰有天命有君
命不擇地而安二曰惟君子處困而不失其亨三
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
常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
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
曰天將任之必有大權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
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

明理記問辯說皆餘事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

衍歷知州尋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不職者委之

以事使不暇惜不謹者諭以禍福俾知新而遷善

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以語

侵衍衍不為恨

不當疑執

列子曰人之於事見聞未真者不當疑執人有亡

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者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得

其盜鈇者矣

偷省畏避

吳醮心忍書曰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

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

他個麄礦底物方磨得出辟如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侵陵則偷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

便道理出来

忍過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争不可以不戒大拉忿争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将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焰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争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産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侵陵則必争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縁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産之由也莫若於将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故欲争之初貴能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懇之不從而後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

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鬬爭競勞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己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心自消

師友雜記曰或問滎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荅他却與他一等矣以此自處忿心自消也

曲全枉直

道德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能莫與之爭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夢李追悔

伯林漫記曰尚書楊公翥廉正之德冠於吳中夜

夢誤入園林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故致此夢追悔無地為脩撰時居京師隣家有失鷄者指其姓而罵焉家人以告公公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至必從公家出水受其汚濕之患家人亦以告公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度量如此

快活方

藏經道清和尚曰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與對鏡妙在先見明佛語在無諍儒書貴無爭好條快活路世上少人行忍是心之寶不忍心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個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

鬬傷無憂

劉舜卿曰兩人相鬬傷者無憂蓋傷人者既慮其死文防其訟寧免於驚憂乎是其驚憂已足償其傷矣舜卿之言如此大豈好勝者哉

與道同貫

諸儒奧論曰孟子問於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

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屢其行夜思之日行之孜孜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日復日歲復歲順達疏通與道同貫則堯舜我矣文武我矣惡有不致者乎

天下豪傑

陳止齋曰臨之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非望之寵而不驚然後可以見天下之豪傑楊雄之寐寞也一懼而投閣謝安之閑暇也一喜而折屐人之處事不於卒然之頃觀之何以知所守哉

寬厚容人

仕學軌範曰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少者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與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跋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富其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耶

視義隨應

陳白沙與羅一峯書曰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来斟酌不定便多差謬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来必竟未是蓋緣不是理義發源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之以道均為未盡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非但氣象好而已

二屏書

聞見錄曰侯綸之任浮梁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以資警惕其左曰圓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不圓何以成其器至圓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疎鄙流竄祿尸其位人或議我圓我圓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醉醉者彼自醒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

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態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
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
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能忍

黃文定曰魏公子無忌能忍於執轡以事侯嬴卒
成破秦存趙之功張良能忍於取屨以事圮上老
人卒申破秦滅項之志張釋之能忍於結韈以事
王生卒能全身遠禍是故士君子當有所容忍以
養其德器

學須反已

王陽明曰余有友常動氣責人余儆之曰學須反
已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得自已非若能
反已方見自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
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
正他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傲人如何化
得他又答伍侖憲書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
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
豈能終掩其寔者故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

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今日之事惟宜安靜自處以聽其來順受之而已天下事往往多有求榮而反辱求得而反失者在傍人視之甚明及身當其事則冥行而罔覺何也榮辱得失之患交戰於其中是以迷惑而不能自定耳

報施類

無所用其欺

李文正公曰至高而不可欺者天也至尊而不敢欺者君也至親而不忍欺者父母也至疎而不當欺者塗人也四者皆不可欺則無所用其欺矣如有所欺彼必報復豈可存此念頭故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

挾纊投醪

畢辜錄曰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壺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留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華王優劣

世說新語曰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不携之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諾其請豈可以急相棄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優劣

萬里赴弔

捫虱新話曰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物理

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鶗鴂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汚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吹啖羣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視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盖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鎗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死腐爛如鱟醬矣盖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然以凶毒自居者可以鑒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聖帝垂訓

東嶽聖帝曰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為享祭而降福不為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盡倚有福不可盡用貧困不可盡欺此三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已切宜戒之又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箕甚麼命悶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諦聽吾言神欽鬼伏

元君垂誡

魏元君曰道生於安靜德生於卑退福生於清儉命生于和暢患生于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于多貪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嗔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為默默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時消忍忍忍債主寬家從此盡休休休盖世功名不自由忠君王孝父母敬尊長奉有

德別賢愚恕無識時未來兮勿望事已往兮勿思物欲來兮勿拒物既去兮勿追聰明多暗昧解筭失便宜損人終自損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為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守樂平生可歎可驚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刑法相繫暗有鬼神相隨出處語默天地皆知唯亟可守心不可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樂極則悲勢盛則衰人之常也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如此何況於人乎有福莫享盡享盡見貧窮有勢莫使盡使盡寃相逢福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性命猶如風燭常思身後之身形軀暫寄塵寰休造業中之業善惡皆存靈府昭昭不昧毫厘業如身在日中行止不能遁影世有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天能巧於報應可不謹夫

金還故主

石林燕語曰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

珠數十萬於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而去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家屬使發取之然後入仁謙子居正遂為宋相至今居此地云

乘除數

醒夢餘談曰盧垣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垣語之曰某家公子與惡人游將破產合察之垣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矣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少示乘除之數古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疏廣之賜金尚不為子孫治生產恐損智益過而況於非義橫得之財乎復歸於人亦造物循環之意也黃裳驚異其言

行法俟命

曹武惠曰天生烝民厚薄不齊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若不據所行之得失善惡而責効以貧富壽夭是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齊也譬諸松栢雖日遭戕伐亦未遽至枯槁槐柳桑柘縱極天時之養

人事之培終莫能同其永年也今人有挾一行之善一事之得而報或不稱者往往怨天尤人殆不揣其本者乎

善念得道

山家清事曰暨陽軍人張旺者素兇狠嘗言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報其讐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視之見張前行而殤鬼持刀劍者數十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怪盖張乃吳所厚者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燬其屋以快所憤因念寃寃相報無有了期遂棄火而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竟得道云

富貴分定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理冒法取不義之財

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有富貴之命令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宰相何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報復受殃

王陽明論俗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雙言雙相報遂致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鄉黨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者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利善人已之分

陸平泉誨諸生曰與人同利惟恐利之不歸於已也與人同善而不自力於善者惑矣然謀利者不貴有其名而欲實有諸已為善者或陽剽其名而

陰離其實是何誠心於為利而不誠心於為善也況利者衆之所必爭專利於已者未必實有於已善者人之所同好有善於已者固可以及于人君子何憚而不為善凡人愛人處不如愛已責已處不如責人自愛而不愛人者自私者也責人而忘自責者自棄者也如能移愛已之心以愛人則人恒愛之愛人乃所以自愛也移責人之心以責已則纖悉必除責已乃所以成已也

赤蛇報復

國朝謨烈輯遺曰方孝孺未生時其父將塋其祖擇有日矣忽夜夢一赤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築尊公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蕃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庶便安厝額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乞辭去孝孺之父不聽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聚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孝孺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頋亦不憶夢中之事積薪縱火焚之是時母方懷

姙後生孝孺狀貌類蛇舌有兩尖能餂入鼻中幼有穎悟及長師宋景濂議論磅礴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帝至夷九族盖赤蛇之報歟

命數類

造物使然

筆疇曰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盖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趍避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世之人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非人

力所能為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胷中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大筭數

霏雪錄曰有術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石刻先祥

碩父雜存曰陽明先師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鑱於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雷之震靡擊而拆神器

有歸孰敢窺竊式昭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世宗登極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窮達有命

杜陽編曰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就舍經三十餘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竢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死生有數

綠雪亭言曰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

黨被法此女入浣花局嗚呼有數焉無所逃也已

詩讖

東觀偶談曰鄔公景和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氷泮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朞歲公主下世盖其讖云

躁進愚惑

玉露曰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預慶賀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盖視為塵垢粃糠借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廼甘心促壽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壽祿過顏子

葆光錄曰陳瓚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

周朱同禁掖

綠雪亭言曰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夫子之窮

永誠子曰或有問於余曰夫子德聖矣化神矣然且窮之何也曰窮夫子者所以達天下也向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達而臣之不過稷焉契焉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必陳也聖

人窮於當時凡人不窮於後時乎

登第預兆

翰苑名談曰何中丞登第時求卜於郭從周贈之詩云三字来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何後以八月十五日授以制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

荆南玉洞

陶南村曰大德間荆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値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来踞洞口哮吼怒視目光射人内一人素愚八人密議虎若不得人噁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即跳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蒼蒼者主張

梁元纂要曰余觀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

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又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信哉

不遇有命

韓非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予以此即齊王好竿而抱瑟於王門顏駟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矣荊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塲則非矣士之不遇非有命歟

定分由天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本乎天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正而不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來當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僥倖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

亦隨馬人之自召也夫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絶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強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二十夭壽

樂善錄曰昔太學有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敖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黄州教授一人受鄂州教授未幾黄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淺鄂教授官至典郡自此益惜福作善嘗作詩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豈若病前能自防壽九十而終豈非有所警乎

信有定分

鶴林玉露曰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士自布衣交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密謂曰某當典貢舉省試程文冐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冐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来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取者来謁玉山因訊之曰吾友頭塲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未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留此十年矣杳無骨肉来問又不敢塟之因相與感愴意欲殯此女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塲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

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塟其女矣玉山驚歎夫此事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塲屋亦不能入此豈人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之覩者惑之甚者也

貴賤在命

魏鄭公紀事曰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上默然即以二小盒各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上怪問曰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先到焉

好施免難

聚善錄曰長安裴延年兄弟三人家貧好施一日有老父求漿衣服顏色殊異常人延年待之甚謹

問其所事云賣藥為業往来憩宿數年無怠色一夕老父辭去曰君兄弟皆至窶能施與不倦誠長者也吾蒙君厚惠後有世難當相接焉及安史禍作老父即駕車引延年輩入太白左掩洞中居處仙境咸授道術數年亂定盡室生還兄弟皆仕美官各年百餘歲子姓僕婢咸獲壽考

隱逸類

江風山月

杜陽編曰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曰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

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
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
惟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景綸高見

唐子西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
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
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松枝煮苦
茗嚼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離騷太史公書及
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逕撫松竹與麛麌

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
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矣
筆窓閒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盡卷
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二段再烹苦
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
量晴較雨控節數時相與極談一餉歸而倚杖柴
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牛背笛聲兩兩来歸而月印前溪矣味予西此
句可謂絶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黄

臂蒼驅馳於聲利之場者但見哀哀馬頭塵勿勿
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
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伴赤松遊

青箱雜記曰王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
款海内無事天書薦降祥瑞皆臻而大駕封岱祠
汾皆為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云太平宰相
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

来伴赤松遊

應召促歸

劉青瓚曰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
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辟未乾馬蹄催我上
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
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水邊閒人

自警編曰詩人多以棄官歸隱為高然鮮有能踐

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
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
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
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来
幕職官不為垂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窅情
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罷之彼蓋有激而然
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
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又嘗於驛壁間
見人題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予
深味其言而媿未之能也

南村雅會

輟耕錄曰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游山檄云人有
殘繒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
于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
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且和或
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
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驛書馳告盡

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余避兵雲間泗涇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佳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温公故事俾余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濵況地接九山之滕儘可傷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鞵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歡亦是百年之佳話敢煩同志互相遨遊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勿替用録於此以見真率會之高妙云

啼鳥修鱗

吴禮部詩話曰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竟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来多又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窓草不除意同

除目道心

玉露曰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此古詩也予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羶鶪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係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

同志往還

郊外農談曰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来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歆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来往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亦非常流矣

不慕富貴

尚論編曰郭延卿者西京人少與張文定公呂文

穆公游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屢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如諸君老夫甚愜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蔌以進惟演喜其野逸滿飲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若有所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嘆息累日不止

釣隱知琴

文中子曰子遊汾亭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

琴意傷而和悠而靜在山潭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谿則仲尼之宅泗濱也予驟而鼓南風之鈞者曰噫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力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趨之鈞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擣鼗武入於漢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泳亭操焉

賣柑者言

劉伯温曰客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余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炬撲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乎也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予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

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則惑之甚矣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嵇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仙釋類

昭王學仙

王子年拾遺記曰昭王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游崑崙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氷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步升降游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盖能去滯欲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游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

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游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廻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於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真明里

解禪偈

温公解禪偈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曰

忿氣似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作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嗚呼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内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理明無隱乎

去来倏然

桓譚新論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倏然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洞賓詩

玉露曰壺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盖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獨坐蒼苔

松窓日記曰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姓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付詩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

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
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
二十年迹不下山年踰七十幾於得道着進士薩
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游城郭昔人
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
斑雨在玉簫聲斷彩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
蒼苔補道衣

用功不同

元素錄曰或問大慧禪師曰和尚脩道如何用功
師曰饑来喫飯困来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
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睡
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希夷先生

宋史曰華山陳摶太平興國中帝聞其道召入朝
待之甚厚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
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某山野之人於時無用
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
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

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也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遂還華山

天堂喻

羅念菴曰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遼絶也以愚所見不同盖與人說好事所行依天理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筭人物色教唆人公事便是地獄何必更求之地下為善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之差故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哉

禦難息謗

中峯曰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嘗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

慈忍三昧今監指入此三昧任其賊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詡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

舍利

光明經曰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脩甚難可得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數身舍利其色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黃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如試舍利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金丹

山家清事云金汞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臭非口非涅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天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

此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以来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也

不廢釋教

芥隱筆記曰宋藝祖欲廢釋教一日微行入大相國寺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且詈人無已藝祖益怒從傍過之醉髡攔胷抱曰莫發惡心天將暮矣慎有人害汝汝宜亟去藝祖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及還内命小璫往覘此髡在否并聚所吐物来至則不見取所吐来悉御前香也釋氏因不廢

伯温遇仙

陸燦庚已編曰劉誠意未遇時善觀天文地理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急攲書趋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朗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拆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以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熟誦之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刹以

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一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如流吾當傳汝其書厚二寸許公一夕記熟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即與講解兵書後佐

高皇帝常對御言及道士令召至闕下年已百餘歲顏色如童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賜金帛亦不受故還山中不知所終

陽明遇仙

三餘贅筆曰王陽明初主禮部政章忤宦官劉瑾擅權降旨出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驛丞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聞風濤瀰湃須臾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左右騶從女樂所置明珠

白鼈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浹旬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瑾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仕至巡撫討逆濠功封新建伯

金甲神

隋史曰一書生王某居太原甚貧偶抵官庫見錢數萬貫遂欲携少許見金甲神持戟曰此庫中之錢命吾守之以付尉遲公者汝要錢可持尉遲公帖来吾當授汝生遍訪之無其人偶過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在煆煉之處乃向前求之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笑曰打鐵人安得錢汝侮我耳生曰足下若能憐我但求一帖足矣何必用錢尉遲不得已笑而書曰付錢五百貫具月日姓名生遂謝而持去公與衆人大笑為生痴也生至庫復見金甲神以帖與之令繫於樑上耿錢五百貫而歸後公佐神堯立大功賜錢一庫檢之欠錢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樑上有帖飛下取視之乃打鐵時所書也驚嘆累日

仙詩

間中今古錄曰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永
樂戍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
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
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又士人袖芭蕉
葉入問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来一葉青知君無
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聲又
士人得異草来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
奴一箭射飛鴻至今紅血染堦前草一度秋来一度
紅蓋鴈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

九僊夢

仙遊志曰福建仙遊縣有九僊者相傳漢時有何
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積脩行滿而成仙白日
飛昇故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中塑九仙像祈夢
甚靈凡求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因宿
宿祠中夜必有夢多為隱語過後始驗有吳中士
人都玄敬少讀書苦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前
程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絶不望矣
玄敬年四十而志益隳遠塾菴吳吏部延為塾賓

懸一文於匏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謁匏菴而因目
其文美賞詰之知其為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
幣聘之玄敔始出領鄉薦遂登進士又文宗傳守
温州令一胥禱壽胥憂一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
胥反命果有孔老人魯遣其處鋸木未幾孔老人
呈事温州問曰鋸木幾何對曰五十七片曰更有
諸乎曰餘皆不堪用矣是後温州年五十七果遘
疾而卒又南安傅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傳禱
以驗出使事憂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
度之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閒夷王令主
客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
念前夢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
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曲而是夷有三
十六灣彼謂知吾華之勝吾亦能博彼異之累耳
又鄱陽賀霖来守蘇郡遠妻娠將蒙未譜子女逸
一同年代禱之夢見者厲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
是福寧同年書致賀賀擊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
何以知之初賀居家枕閒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

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旬日家人以生子報焉又
王御史憲臣姑蘇人占籍京師既貴常奉梓之
思欲以女嫁於蘇且建一居宅為歸計及知浙之
永嘉慕九仙靈異遺從者乞夢以決二事先祈嫁
女事夢一童子歌曰白石堦前先唱第也是龍華
會裏人又問居宅事夢至一門第上貼一道家符
有二紅印後王公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名
龍華者及買第宅於城東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
天師印二與夢相合於是定居焉其靈驗如此

勸諭代償

聚善錄曰宋孫葦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
獄者甚衆有富人願出錢五百萬脩葺佛殿請於
葦老葦老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意也富者曰願
得福耳葦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像未剝落莫若以
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什枷鎖之苦其得福豈
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而諾之即日輸錢圖一空
吁令之富家巨室為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神
塑佛動踰千金為民上者何不以葦老之法行之

行止分定

宋史曰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解其意後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礪灘遥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分定非偶然者

保性養生

顏氏曰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故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不顧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服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鑒戒也

聖燈

酉陽雜俎曰名山之大者往往皆有聖燈世人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栽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巖廬山高麗神燈巖四明天童山高麗太白山數處聖燈時現乃名山精靈之氣發為光爾夫珠之大者光猶照乘況名山為寶藏興焉之所獨無光乎

得性形影

草木子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佛以明神儒以明人

捨身鑄像

虞初志曰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佛像高七十尺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

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誓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絶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為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嘆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

而重閣就成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暠建閣之日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乎

竇子紀聞類編卷之三終